

慈濟資深女性教師的教育愛研究

¹何緝琪 慈濟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

²謝麗華 慈濟科技大學人文室主任

³許譯云 慈濟大學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摘要

慈濟資師女性教師受到證嚴法師和靜思語教學影響，內化與展現哪些教育愛行為？本研究透過立意取樣訪問五位慈濟資深女性教師，運用質性研究的「類別—內容」分析模式進行探究。本研究發現，慈濟資深女性教師，以「老師心、菩薩心」自勉，具備慈悲與熱忱，重視品德教育與生活教育，藉由身教和靜思語教學引導學生，展現關心陪伴、尊重差異的教育愛。從參與教聯會的社群中，持續轉化教育理念與生命意義、善用靜思語經營親師生互動關係、創造學生心理社會正向發展的契機，進而提升教學效能。藉由訪問與書寫歷程中的視域融合，研究者認為除了能深刻體會及理解慈濟「教育愛」的價值，也能創造聆聽者深化教育愛的實踐動能。

關鍵字：女性教師、敘事研究、教育愛、慈濟

A Qualitative Study on the Education Love of Tzu Chi Senior Female Teachers

¹Yun-Chi Ho Professor, Institute of Education, Tzu Chi University

²Lee Hwa Cheah Director, Office of Humanities, Tzu Ch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³Yi-Yun Hsu Graduate Student, Institute of Education, Tzu Chi University

What are the educational behaviors Tzu-Chi teachers demonstrated and internalized during their teaching of Jing-Si Aphorism and through the influence of Master Cheng Yen? This study was based on an intentional sampling of five Tzu Chi senior female teachers, using the "category-content" analysis model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this study, it was found that Tzu Chi senior female teachers embraced the ideology that "teachers must have the hearts of the bodhisattvas", they were compassionate and enthusiastic, emphasized moral education and life education. Students were guided by modeling and Jing-Si Aphorisms teaching, teachers demonstrated educational love of companionship and respect for differences. Through participation in the Tzu-Chi Teachers' Association community, they continued to transform the concept of education and their meaning of life, used Jing-Si Aphorisms to manage parent-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and created opportunities for positive psychosocial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s well as improving teachers' efficacy. Through the fusion of perspectives in the interviews and writing process, researchers could better understand the value of Tzu Chi's "educational love", and enhanced their practical power of love in education.

Key word: female teachers, narrative study, education love, Tzu Chi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教育部(2019)公布「終身學習的教師圖像」，強調教師面對社會、經濟和科技的變革，必須不斷地充實新知，強化專業知能，才能有效勝任其教學工作，因而教師應以終身學習為核心，具備「教育愛」、「專業力」以及「未來力」，其中「教育愛」的內涵包括「熱忱與關懷」、「倫理與責任」、「多元與尊重」。

教育愛是教師專業實踐的最高層次目標。一位教師除了具備教學專業知能外，更重要的是要在面對缺乏學習動機或行為頑劣不受教的學生時仍能誨人不倦；或是在遭遇教學挫折以及來自家長的無理要求時，仍對教育保有希望與專業自主性，持續創新教學方法或探尋問題解決之道，發揮具有高度統合的靈性智慧，體現教育愛的價值實踐(王秋絨，2015)。

慈濟基金會創辦人證嚴法師曾期勉普天下的教師，以「老師心、菩薩心」自許，以愛的付出與實踐，將教育工作視為永遠的志業。而老師的身心修養，是內修「誠正信實」，外行「慈悲喜捨」，如此內外相應，才能以超然的品德，取得學生發自內心的尊重。

教師是學校教育歷程的核心人物，對於教育的創新與成效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而教學是一種師生互動的歷程，教師所持有的信念，透過在課程與教學、親師生關係、教師角色和班級經營等教學行為展現，影響學生參與學習活動的機會與學習成果(孫志麟，2009)。

研究指出，參與慈濟活動較多的資深教師，其教學信念與教學行為表現優於年輕、資淺與參與活動較少的教師，研究者對照訪談和自身經驗推測，參與教聯會活動不僅可提升專業知能，更可以增加與其他教師的互動，得到支持、關懷的力量；此外，這些資深教師認同「教師身教」的重要性，經常透過以身作則的信念與行為帶動學生學習，且在教學中融入品格教育，以提升學生的情意學習效果(王美華、吳和堂，2007)。

研究者認為，當代科技快速發展下，機器人取代人力，在傳遞知識的「教」方面，AI 可以比人做得更好；但在品格培養、鼓勵學生去探索未知、創造與發揮大愛精神的「育」方面，教師很難被 AI 所替代。這也更凸顯慈濟所重視的「人文教育」，以及中華文化從孔子以來宣揚的「有教無類」的「教育愛」。

瑞士平民教育之父 Pestalozzi 指出：教育愛是良師的基本條件；提倡教育愛的德國學者 Spranger 也指出：教師應該用愛的意志來陶冶個別靈魂，使學習者主動發展自身對價值的接納和型塑能力。教育愛關切的不只是個別教師的特質，而是整個文化生活的實踐要如何培養具有教育愛的普遍人格特質(葉彥宏、施宜煌，2017)。

教師工作因服務對象為尚在發展中的兒童與青少年，除了符應女性化的職業性質外，一般大眾認為教師若能兼具溫柔與關懷特質，更有利於學生在校生活與學習。近百年來，伴隨女性主義思潮和女權運動的發展，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及平等就業的權利與男性愈趨平等，但是當面對個人需求、家庭生活或生涯發展的壓力時，多數女性仍會因社會壓力而選擇先放棄個人的需求。慈濟資深女性教師在這些生涯角色歷程中如何因應調適？若

能瞭解其應對相關社會文化與因應不同教育改革的理解與選擇，對於正處於探索生涯發展的教師或師資生來說，應該可以提供不同的思維角度。

慈濟基金會於 1989 年設立第一所學校，慈濟科技大學迄今已成立約三十一年、慈濟大學二十六年、慈濟中學二十一年；而慈濟教師聯誼會自 1992 年成立，迄今約二十八年。本研究所稱的慈濟資深教師包括曾持續十五年任職於慈濟基金會設立的正式學校，以及參與慈濟教聯會活動，迄今仍未中斷的教師。

本研究希冀透過敘說探究創造慈濟資深女性教師與研究者的交會(encounter)經驗，從教育愛、慈濟、女性教師生涯角色協調等意義的敘事教育學建構中，認識社會和個人所建構的教育想像。綜合上述說明，本研究目的為：探究慈濟資深女性教師如何詮釋教育愛，以及慈濟教育理念對其教學的影響。

貳、文獻探討

一、慈濟的教育理念與慈濟教師研究

(一)慈濟辦學的教育理念

花蓮地處邊陲，慈濟因東部醫療資源不足而建立醫院後，直到八零年代，醫護人才仍躊躇不肯東來。當時臺灣雖然已有一百多所大專院校，但是臺灣教育風氣仍偏重學業成績，學校沒有針對學生品德嚴格要求，缺乏人倫的素養，造成許多社會問題(慈濟基金會，2009)。

慈濟基金會自 1989 年慈濟護專創校開學(於 2015 年升格為慈濟科技大學)，至 2000 年 7 月，完成了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研究所之全程、全面、全人的「完全化教育」，並於海內外設立幼兒園、小學、中學，開展社會教育，落實活到老，學到老的社會教育。慈濟教育志業體辦學的共同理想和目標，是以「慈悲喜捨」為校訓，以「尊重生命、肯定人性」為宗旨；以「品德教育、生活教育、全人教育」為目標的優質教育，不僅重視專業教育，更重視啟發人的「良能」。希望在此人生價值觀模糊不清的紛亂時代，塑造教育典範(慈濟基金會，2009)。

除了基金會設立學校以外，許多慈濟志工因為受到證嚴法師上述教育理念的啟發，也將這一念種子帶到自己的專業或辦理活動的領域裡。而一群大專校院及中小學的教師，以「秉佛心，承師志」的精神，成立「慈濟教師聯誼會」(以下簡稱教聯會)，相互切磋教育的意涵，開始在班級內推動「靜思語教學」，並與社區志工結合成立「大愛媽媽」，在校園中推廣生命教育，讓兒童與學生從靜思語中學習正確的人生價值與人文品格(慈濟基金會，2009)。

慈濟教育希望培育出有理想、有品格的下一代。誠如證嚴上人云：「空談理論而無法將道理落實，容易讓人感到空虛惶恐，於是計較、爭鬥、煩惱不斷產生。...慈濟的教育志業，從幼教開始一直到大學，使學生們在愛的教育下，一路長大成人。」這是慈濟的完全教育，也是自孔子以來所堅持與倡導的理想教育(慈濟基金會，2009)。

(二)慈濟教師的研究

「慈悲喜捨清淨愛，教師宏願育英才」是證嚴上人期勉慈濟教師的話，期盼老師施教如佛陀教化弟子一般——以大慈悲存心，柔和忍辱調身；教導學生「用心」而無「得失心」；並且不只是言教，更要以己身為教、以己心為教；不要做一個為生活而教「書」的「職業」老師，而要做個為教書而生活，教「人」更教「心」的「志業」老師（楊蒨蓉，1995）。

因為閱讀與聆聽證嚴法師對教育的理念與想法，研究指出，慈濟教師的教學信念高於平均數，不同背景變項的慈濟教師在教學行為上有顯著差異，其中任教 21 年以上、具委員與授證身分、參與慈濟活動次數較多，以及有實施靜思語教學的教師，其教學信念與教學行為的表現得分相對較高（王美華、吳和堂，2007）。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任教多年的慈濟資深教師，雖然已累積豐富的教學經驗，擁有優秀的教學技巧與策略，但因為認同慈濟，且肯定從參與教聯會活動中可以得到相互支持、關懷和有效班級經營的教學原動力，所以更加投入，不論是社區訪視、環保志工，或是海外賑災、人文交流等，都有慈濟教師的身影。

除了透過量化研究慈濟教師的教學信念與教學行為，李鎧偉(2001)以臺北市國小具有慈濟教聯會身份之教師為研究對象，運用文獻探討、內容分析、親身參與、深度訪談等方法，探討慈濟精神對教師生涯發展之影響。結果發現在教學理念上，慈濟教師會將教育視為志業，對學生多用愛心與鼓勵，深獲家長的肯定；慈濟精神在教聯會的具體實踐為靜思語教學；在學校的角色相對主動積極，具有受歡迎的人際關係。家人在生活中也受到慈濟精神影響而改變，並希望全家都成為慈濟人。面對未來生涯規劃，慈濟教師的態度變得簡單、明確規劃退休生活，並希望持續參與慈濟。

教育部(2012)曾規劃未來師資培育的願景為：發揮社會典範的「師道」、帶好每位學生的「責任」、用心提升教學和課程品質的「精緻」，以及熱切傳承和創新文化的「永續」。這些態度都是目前在師資培育課程趨向標準化的情況下，可能產生的懸缺課程（楊智穎，2016）。相對來說，慈濟教師從實施品德教育與志工服務中實現自我，創造教學的定位和生活的焦點，若能加以深入探究，可以建構出涵養「教育愛」的可能實踐策略。

二、證嚴法師對教育愛的詮釋

(一)教師的信念—老師心、菩薩心

郭孟雍教授將證嚴上人的開示，寫成了慈濟教師聯誼會會歌，陳述證嚴上人對慈濟教師的期勉和期待：「老師心，菩薩心，愛之深，教之切。老師心，菩薩心，燈傳燈，心連心。大慈悲為室，讓心充滿愛；柔和忍辱衣，心心不打結；諸法空為座，凡事不執著；以己身為教，處此而說法。」

當時，證嚴上人跟老師提到「現在的孩子並不幸福，臺灣的教育病了，希望有心人要好好思考『病』在那裡？我們要想：如何給孩子們天真的生活。」上人說，唯有老師毫無保留的傾囊相授，將智慧和愛付出給學生，讓他永記老師對他的疼愛，才能夠啟發他的良知化為良能，利益人群。老師和學生心連心，即能將老師的光明燈燈相傳。

證嚴上人表示，老師若能以菩薩的慈悲心投入教育工作，以媽媽心對待學生，就是『師道』精神的表達。「如此，教育即是最神聖的工作，會讓我們覺得人生很有踏實感。」慈悲的老師自然能以柔和忍辱為衣，讓學生喜歡親近。相反地，「老師與學生之間若不能忍，往往會跟學生起衝突，也會帶給學生不健康的心理。」證嚴上人也勉勵老師「把教育當成本分事，盡心盡力，不要有得失心。」因為教師沒有得失心，就能運用一切法而不執一法（楊蓓蓉，1995）。

作為一位要引導人心、啟發人心的宗教家，證嚴上人對教育自有其經驗及心得，「教育是一門很深的功夫，要真正用心去瞭解，不只是瞭解一個孩子的心理，還要瞭解孩子的家庭背景，瞭解整個社會的環境，這樣才有辦法做到真正圓滿的教育。」（慈濟教師聯誼會，2002a）

（二）教育的核心—品德教育

證嚴上人鼓勵老師要有道德勇氣，發願做道德的導師，引導學生是非分明，教孩子懂得生命的價值及生活上應對進退之禮（慈濟大學秘書室，2002）。否則，現在的孩子太堅持己見，無法聽長輩說教，如果孩子無理取鬧，大人又屈就他們的意見，將錯就錯，長此以往，將致社會失序。「一味迎合孩子，不將道理說清楚、講明白，會讓孩子不知道做人的本質，以致言行失度」（釋德侃，2015a）。

證嚴上人一方面希望老師可以順應時代，調整教學模式，另一方面，卻非常堅持「要適應時代，但必須留住本質；即使是要適應現代社會，但是現代社會重於牟利，輕視教育，逾越人倫規則，慈濟也不會順應此潮流。」（釋德侃，2015a）其實80—90年代的老師也面臨親師生關係很多的挑戰，那一段時間，也是慈濟教師聯誼會在臺灣最蓬勃發展的年代，全省慈濟教聯會老師超過上萬人。證嚴上人勉勵老師要當個「治療病態的復健師」，「現在教育生病了，你我都有責任。不過我們要先自我復健，才能去復健別人……自我復健一定要把自己教育好、形象先美化，才能從外而內地美化內心」（慈濟教師聯誼會，2002b），老師要以己身做學生的榜樣，以己身做示範。

上述言論與教育部(2019)公布的「終身學習的教師圖像」是不謀而合的；教師面對社會、經濟和科技的變革，必須不斷地充實新知，強化專業知能及「未來力」。只是證嚴上人更早在20世紀末即提出相關看法，究其原因，是臺灣當時正經歷政治轉型，同時面對全球化壓力，社會普遍瀰漫著一股不確定性，年輕學子強調個己的自由、權力，但是，對於生活的環境及周遭的人事物，不曾深入思考與分析，人生的真實價值非常模糊。

（三）教學方法—身教和靜思教學

教育愛成功的關鍵在於教師的「律己」—藉學生的眼睛來反觀自己。教師的「身教」與「聲教」一樣重要。證嚴上人提醒教師對孩子說話不能「大小聲」，老師也要「縮小自己」，「小到可以跑進學生的眼睛裡，不只不會礙到他，還可以進入他的心裡。要在學生的心靈中擁有一席之地，使孩子將來不管碰到什麼樣的環境，就會馬上想到老師所說的、所教的。能做到這樣就是最成功的老師」（慈濟教師聯誼會，2002a：88—89）。

證嚴上人觀察發現，現在的學校教育過度強調功能性知識的傳授，反而忽略了日常的生活教育，因此勉勵老師不只是教學生讀書、考試，也應引導他們懂得做人、懂得生活，懂得人與人之間的互相關懷，「教育一個孩子，能影響一家人，把學生教好，等於也教育了學生的家庭。」也因此，教師身負重任。為人師表，觀念非常重要，假使老師們的觀念正確，身教言教合一，所講的話才能直入學生心坎裡；假使老師的觀念不正確，言行不一，學生們就不會聽老師的話，因而失去了教育的功能。(慈濟大學秘書室，2002)

「靜思語」正是證嚴上人身心實踐而體會的智慧法語；後來慈濟教師聯誼會老師以「靜思語」為主幹，研發出一套道德教學方法，被稱為「靜思語教學」，它的目的在於啟發孩子們的善念，滋長一份愛，懂得自愛、惜福、感恩；進而使學生、老師及家長在良性的互動中成長(慈濟基金會，2008)。

對證嚴法師來說靜思語教學本身就是愛的教育，「老師們從事靜思語教學，要先自我教育，教育好自己之後才能教孩子」(慈濟教師聯誼會，2002b：262)。「老師心、菩薩心，也是父母心。老師如父母，不嫌孩子醜、不怕孩子壞，無論其心性是否剛強難調伏，都耐心設法教導。要度人，須先度自己，否則遇到困難，很快就會打退堂鼓。」(慈濟月刊，2017)

劉佑星(1999)認為「靜語教學」強調教育是「教心」的志業，教師必須先顧好自己的「心念」，才能教好「學生的心」。靜思語教學也是「愛」的教育，它重視親、師、生之間的互動與合作：教師以視學生為己子的精神來愛學生，和家長共同營造溫馨的學習環境，讓孩子快樂的學習成長。

實施靜思語教學的過程中，其實收穫最多的是教師本身。靜思語教學的可貴之處即在於過程中，教師的自我覺察，老師必須先以「靜思語」淨化、涵養自己，在體悟中提升氣質，以身教給予學生人格、道德的示範。之後再選用簡單、好記、適合學生的「靜思語」，用故事啟發，導引孩子體會、接受這些好話；教導孩子懂理也懂事，教他們理事圓融，而且能將所學落實在生活中，學習奉獻及利益人群的精神，讓生命更有意義。希望在此價值體系混亂，生命意義模糊的時代，塑造教育的典範，帶動社會未來教育的理念，培育出有理想、有品格的下一代(慈濟基金會，2008)。

科技的進步影響了新世代的溝通模式與觀念，教育工作也是充滿挑戰，學生身處在五花八門、千變萬化的社會，很容易迷失方向，證嚴上人鼓勵教師要不斷學習新知，以跟上時代的新教育，也叮嚀老師：「污染這個時代的事不斷增加，身為老師，要能因應社會上的問題，用各種妙法去治療。而靈方妙藥是要靠我們不斷的研究、發明，才能有效對治各種問題。」(慈濟教師聯誼會，2002b)

不少慈濟資深女性教師常給人「樂在工作」的動能，這是因為有多機會能將教學專業連結到對人或社會的貢獻，進而更提升教學的利他或意義層面嗎？針對這個問題的探討，本研究擬採用敘說研究，讓慈濟資深女性教師可以經由經驗與意義再次建構的方式，

了解自身成長與慈濟的互動與影響，重新審視教育愛的意涵，進而對閱聽者的教學或生活產生增能與行動的方向。

參、研究方法

1、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受訪教師採立意取樣，設定的選擇條件為：

- A. 持續在慈濟學校任教或參與慈濟教育志工超過十五年的女性教師；
- B. 對本研究主題感興趣，願意分享經驗並配合參與研究者(包括同意錄音，協助勘誤和補充訪談資料等)；
- C. 有一定的生涯發展經驗與較強的自我表述能力。

研究者透過電話聯絡，確認對方符合上述條件，待對方同意後安排相關訪談事宜。本研究的5名對象基本資料如表1所示：

表1 受訪女性教師基本資料表

代號	年齡	最高學歷	教學經歷	加入慈濟時間
TA	86	師範學院	小學校長 25 年	1996
TB	72	研究所	小學教師 29 年 小學主任 6 年	1998
TC	72	研究所	小學教師 35 年	1995
TD	62	研究所	中學教師 29 年	1989
TE	60	研究所	中學教師 27 年	1996

2、研究工具

為了在訪談過程中有一個基本架構可供依循，本研究採半結構式、開放式問題編擬訪談大綱，希望透過對慈濟資深女性教師的故事和志工經驗，瞭解慈濟對她們的教學生涯發展的影響。訪談大綱初擬如下：

- A. 請說說加入慈濟的因緣，以及在慈濟承擔的任務。
- B. 你認為靜思語教學的意義與目標是什麼？在教學中，你如何運用靜思語教學？產生何種作用與影響？
- C. 請說明你所認為的「教育愛」。在教師生涯過程中，什麼時候/什麼情境/什麼事件讓你感覺有教育愛？
- D. 總括來說，慈濟對你的教師生涯與生命產生什麼影響？

3、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主要採用敘事研究中的「類別—內容」分析法進行分析，步驟包括：選擇子文本、定義內容類別、將資料歸入各類別、做出結論。研究者首先發現與分析話語中的

關鍵字句並加以概念化，將內涵一致的句子彙集在一起，並進行概念化命名，定義類別，同時做註解，確保意義不重複。在資料分析過程中，注意是否有反面資料的情況，隨時確認類別是否正確及完整。最後，將概念放在受訪教師的所描述的故事中，並進行跨個案比對，綜合分析其內涵後，得出可以導入最終結論的論述。

本研究採用多元方法以確保質性資料的信賴度，包括與共同研究者分別核對逐字稿資料，進行不同資料來源的三角檢定。此外，與共同研究者分別針對逐字稿內容進行單元與類別的歸納，同時針對不一致的分類再一起進行討論與探索，讓研究結論更趨客觀。

肆、結果與討論

依上所述，本研究的目的主要聚焦於下列二個重點問題：一、慈濟資深女性教師對慈濟教育的理解與詮釋；二、慈濟教育理念對教師教育愛的影響，特別是對個人教學理念與生命意義的改變。本節綜合歸納五位慈濟女性教師的敘述文本，結果扼要呈現於下。

一、對慈濟教育的理解與詮釋

受訪教師對慈濟教育的說明，反映她們對慈濟教師應的特質觀察，以及實踐慈濟教學的方式。整體內容彙整為下列四點發現：

(一)慈濟教師具備慈悲與熱忱的特質

對於慈濟女性教師的特質，受訪教師根據她們的接觸、觀察與自身的體驗，認為主要展現在慈悲與熱忱這兩個特質。在花蓮任教的 TB 教師強調老師具有平等愛、會從教學中學習與成長，有一顆柔軟(慈悲)的心，看到學生好的一面，因此有較高的包容度。TC 教師則強調：

「多做多得，少做多失……付出就是學習……信己無私，信人有愛，你就不會生氣啊，因為每個人畢竟想法不一樣，要感恩尊重愛。」(TC-p16)

D、E 兩位教師觀察到慈濟女性教師展現特別熱忱的特質。TD 教師以她在學校推動環保為例，覺得「比較多的就像慈濟人的雞婆吧」(TD-p12)。對於「慈濟人的雞婆」，教師 TE 有更深的體會：

我覺得我們慈濟的雞婆之主就是上人，你看喔，管盡了天下事。我們也是在可以的範圍內，愛遍我們該愛的孩子，這就叫雞婆啊！(TE-p21)

(二)慈濟教育以品德、生活和生命教育為主軸

所有受訪教師都一致強調「慈濟教育」以品德、人格育和生活教育為主軸。曾在新北市擔任國小校長多年的 A 教師，強調「慈濟教育」即是品德教育，目的在透過生活教

育改善學生的品德。接觸慈濟的教育理念後，她指出：慈濟教育的重心就是要涵養品格，把學生人格提升，並注重家庭教育。在臺北市國小長期任教的 TC 教師說：

慈濟老師的教育理念是什麼？「慈悲喜捨清淨愛、教育宏願育英才」，這是上人給我們的對聯，要用慈悲喜捨，佛教的四無量心來對待眾生，即使對待家人也應該這樣子，對待所有的人都應該這樣。(TC-p8)

TE 教師認為：慈濟證嚴法師的教育觀強調愛的教育，慈濟的教育理念為：「教之以禮、育之以德」，教育重點包括品格教育、生活教育及生命教育。

(三)透過身教和靜思語教學實施品德教育

慈濟的教育強調透過身教與境教去實施品德教育。身為校長的 TA 對於學校各項事務都是親力親為(身教)，並強調在真實的環境中去教育學生(境教)。在花蓮任教的 TB 教師，以其學生在花蓮碰到路邊棄嬰為例，在班上進行機會教育：

我們班兩個小朋友發現路邊有小孩的哭聲，他們就趕快連絡住在附近的老師，把棄嬰抱到醫院急診室。我就用這個事件說了一個故事，但我的故事重點放在不要未婚生子，……我就趁此機會進行品格教育，這也是五段式教學，讓我引起這樣的[聯想]。(TB-p6)

D 教師參加在她的學校和花蓮舉辦的兩場靜思語教學研習，後來學校並成立靜思讀書會，讓她的心態有明顯改變，靜思語不僅可幫助她的專業成長，透過慈濟志工的生命故事，可以和生活連結，將慈濟的故事融入教學成為上課教材，有助教學應用(TD-p5)。TC 教師對於靜思語在生活教育的應用有更精緻的體會：

我會每隔一個月，報告我們班的學習狀況與優良表現，不是只有學業的表現，在生活、品格、同學人際關係表現很好的，我都會寫在內容裡面。(TC-p2)

(四)慈濟教育愛的展現是關心陪伴與尊重差異

受訪教師認為教育愛的展現主要包括：關心、包容、尊重與鼓勵。TA 教師認為教育愛就是要關心學生的一舉一動、生活作息，甚至要瞭解學生的家庭狀況，對於有需要的學生則提供必要的協助：

[我]對家境比較困難的孩子經常會比較關心，有時候你給他一枝鉛筆、一個橡皮擦，他就覺得老師很關心，因為…他就是缺少這樣的東西。老師應該給學生需要的，

教育愛應該是平等的，可是面對很多學生不可能平等，但要讓孩子覺得他是被愛的……他會發現你在乎，你懂他，你了解他的內心。(TA-p2)

接觸慈濟之後，TC 教師對於慈濟創辦人證嚴法師眾生平等的理念和慈悲與智慧特別感動，並將感動轉化為教育愛，用感恩與欣賞的角度對待學生。她說：

上人的心包太虛，我們學不來。但是我們聽上人說法很感動，學到柔軟、慈悲。學生有感受我們給他的愛和關懷時，他會跟我們貼近，會聽話，所以就事半功倍……。以前我覺得認真教你，你應該感恩我，可是上人說：「我們要感恩學生與感恩家長，讓我們有書可以教。」(TC-p7)

到慈濟後才知道，教育愛是用內心真正去愛孩子……用很好的心情去賞花，花就是每一個學生，你用很好[欣賞]的心[情]去看每個孩子，每個孩子都是未來的人才。(TC-p10)

在中學任教的 TD 教師和 TE 特別強調要尊重學生的個別差異，要積極關心與陪伴，並且要給學生信心：

教育愛，就是讓孩子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也要尊重每個孩子的個別差異……女性教師特質：把別人的孩子都當自己的孩子、當作家人。(TD-p11)

教育愛是給學生信心，覺得可被信任，老師要關心學生，用心陪伴，像自己孩子。教師是神聖的工作，你要花很多的時間陪伴學生，而不是只為了領薪水去敷衍了事做這麼一件神聖的工作。(TE-p16)

慈濟教師通常具備慈悲與熱忱，重視品德教育、生活教育與生命教育，藉由身教和靜思語教學引導學生，展現關心陪伴、尊重差異的教育愛。這和王秋絨(2015)的發現相同：有教育愛的老師通常具備靈性智慧，這種高度統合的心靈能力，表現在對生存意義的覺知與關懷，本身也具有表現慈悲、尊重的品格特質，同時能以靈性的品格示範引導學生學習靈性品格、拓展其心理能力。

對於慈濟教師具有「雞婆」特質的詮釋，可以更生動的展現慈濟教師教育愛的行為，對 Spranger 而言，任何類型的教育工作，其中的師生關係必定含有愛的特質(葉彥宏、施宜煌，2017)，但是學生都有個別差異，教師在教學中除了等待學生本身能力的發展外，還要進一步提供跟他現有能力和相近，但較深一點的內容或是協助，而這種所謂的「不請之師」，或再試一下的「耐心」(朱啟華，2006)，是涵養師資生成為具有教師愛的基本德行，也是將教育作為「志業」的重要素養。

二、慈濟教育理念對教師教學的影響

慈濟教育理念對受訪教師的影響，敘事資料的歸納呈現下列三個主要重點：教育理念與生命意義的轉化、善用靜思語經營親師生互動關係、創造學生心理社會正向發展的契機。

(一)教育理念與生命意義的轉化

受訪教師都出身於師範教育體系，對教學理念和技巧都已經有相當正統的訓練，但在參加靜思語教學研習，瞭解慈濟的教育理念，到醫院進行志願服務及感恩戶家庭訪視後，對於助人理念和人際互動都產生極為深刻的反思，並應用在自己原有的教學場域。受訪教師都清楚指出靜思語影響她們在教學上的改變。以下列舉三位教師的敘事：

[靜思語]教學心得分享不光是研讀經典，也是在修福，還做實務教學，教我們班級經營。比較資深的老師來跟我們分享，我們就學到秘笈，回去善用，用了覺得效果很好。讀書會也有教手語，學到很多很實用的[知識與技巧]，對教學很有成長。(TC-p1)

TC 教師自述原本是非常嚴苛、嚴厲的老師，但是靜思語教學改變了她，進慈濟之後就比較慈悲柔軟、會同理孩子，讓她終身都受用：

我本身求學過程中還蠻順遂的，總覺得按部就班就可以把書讀好，所以以前會用這樣的模式套在學生身上……學生緊張到後來不敢來上我的課……參加慈濟後，我學到要換位思考，比較能夠同理……改變教學方式，讓學生有責任心、多一點包容與關愛，這是[老師的]使命。(TD-p10、p15)

TE 在成長過程中一路被父母、老師、校長疼愛長大，因此不喜歡打罵學生，但剛任教時的教育環境和她的理念相去甚遠。在深入研讀靜思語後，不僅讓她找到教育的初衷，也增加她國文教學的深度與廣度：

回來尋根，發現原來我這輩子想要的那個教育的氛圍就是像慈濟這樣……將靜思語應用在教學，文化教材、論語都和靜思語相通，靜思語甚至可以融入大自然和環保……愛山愛海愛惜一切萬物。(TE-p6)

在生命意義方面，TA 教師到醫院當志工時，看到一位老人家在醫院閒逛，卻無意看病，瞭解其子女對父親的方式後，體會到「行善行孝不能等」，對自己班級的學生也有不同的認知：「人生觀只有奉獻，孩子清淨無染，看到很美的心地風光」(TA-p4)。TD 教師從醫院、療養院等機構的訪視中，感受到慈濟志工在互動對話中顯示出對人的尊重和無私關懷。

教師 TB 從靜思語及志工服務中看到正向的力量，以及自己存在的價值，並覺得延緩了退化的速度。經常到世界各地擔任志工，並分享其教學經驗的 TC 則在她的教學歷程有更深的體會，而且改變了原有的家庭互動模式，變得比較不會計較，言行更為柔軟與慈悲：

真正說我們付出，其實沒有，我們都在學，我們出去[分享]的時候也是在學習，都不一樣的東西，真正收穫是自己。(TB-p3)

以前我會理直氣壯跟他(先生)計較，但是做慈濟後，我知道要說：對不起，我有空我就會來整理……如果沒有慈濟，我的日子不曉得怎麼過，一定是黯淡無光，因為只是在做自己的事，沒有那一份歡喜。(TC-p8)

TE 教師最喜歡「原諒別人就是善待自己」這句靜思語，她認為深入瞭解靜思語之後的差異很大，比較會傾聽學生，並表揚學生的長處與助人的善行，而且在家庭互動關係也有相當大的差異：

我做慈濟之後，我覺得第一個我的眼界變得不一樣，以前就是很小，只有放在家庭、孩子的身上。因為做慈濟，我對我們家的孩子要求就不會那麼大，這樣孩子也會發展得比較好，因為有自由的空間，樹才會長得高大……這是慈濟對我個人跟對家庭的影響。(TE-p22)

(二)善用靜思語經營親師生互動關係

慈濟是以佛教信念建立的慈善組織，擁有數量龐大且極為投入志願服務的志工，因此在慈善、醫療、教育、環保等領域，都有許多感動人心的志工事蹟，也成為慈濟研習活動及靜思語教學的典範案例。TA 教師提及她應邀參加靜思語教學營，對證嚴法師提示的品德教育與從日常生活的實踐很震撼，聽到慈濟教育體系懿德媽媽對學生的關心和慈濟委員護持搶救生命的故事很感動，瞭解到慈濟懿德媽媽的完全付出，即使陪伴的是別人的孩子，但結婚時還特別遠至澎湖，儼如母親為女兒送嫁，這樣的教育愛很特殊。

慈濟的教育理念特別注重老師對待學生及其家庭的態度與模式，許多慈濟教聯會的老師都深受影響，而且影響學生本身，甚至學生的家庭。連在高中任教的 TE 老師也認為靜思語對班級經營、軟化人心、人際關係(跟家長之間的相處)，都是很好潤滑劑。在小學任教的 TC 教師說：

我會跟學生說：用心學習，因為讓父母安心的孩子最有福；對父母要知恩、感恩、報恩。這些都是靜思語。希望孩子懂得做人的道理，除了學科之外，就是這樣做親師交流。(TC-p2)

TC 也將靜思語用在班級經營上，甚至影響了學生的家庭：

用慈濟人文做班級經營，把這個班變成一個家，家長、學生、親師生都變成一家人……我還救了兩個離婚家庭，發現孩子行為不一樣，和學生談了以後，讓孩子去跟媽媽講，讓媽媽覺得她很重要，沒有過不去的事，轉一個念，就可能改變。(TC-p16)

TD 教師認為教學過程其實是一種享受，會領悟到對學生的包容與欣賞，培養孩子的自信，讓學生分工而產生責任感。慈濟對學生的影響，她說道：

以前沒有接觸慈濟，在課堂上自己是一個過客，可是後來[加入慈濟]以後，你會發現是讓孩子做教室的主人，自己也會是孩子生命中的貴人。(TD-p11)

(三)創造學生心理社會正向發展的契機

受訪教師的上述敘事顯示教師的溫馨關懷對學生可能產生正向的影響，甚至讓一些表現不太理想的學生有發展的契機。TB 認為老師在教學歷程中，如果有需要就會去學習，加入慈濟教聯會後，也會調整人際關係，脾氣變得更好，也更願意持續做志工、享受付出的喜悅，發現自己存在的價值。因為越做越歡喜、生活豐富，心更寬大、開朗。

TC 在課堂上教學生學習慈濟手語，讓學生瞭解學習手語可以多一個能力跟聽覺困難者溝通，加上悅耳的音樂，學生就很喜歡。她也透過遊戲、歌曲、故事，讓學生有感受，並用靜思語讓學生自省，讓家長看見孩子的成長。師生的溫馨互動對學生及其家庭也帶來正向的影響：

看[聯絡簿]是一種樂趣。有時候他會畫圖，這真的是一個享受，在那個過程你會看到孩子的成長……與家人互動良好，也把慈濟的很多東西用在自己的親子關係上面。(TC-p4)

還有一位學生在國小受到靜思語的影響，認為幫助別人是自己的責任。後來隨父親到美國，繼續接觸靜思語，之後成為醫生，將救人視為使命。愛的播種有一天可能會開花結果。(TC-p11)

TD 也有類似的經驗。她鼓勵學生換一個角度，思考做人的道理，不只解決了同學間可能的暴力行動，也進而發現生命的價值：

我通常都會用一些技巧，讓同學學會接納這些特殊生。在教學過程中，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讓每個人都找到自己生命的價值，他自己可以看重自己，然後發現自己的長處。(TD-p14)

學校作為一個可以觸及所有青少年的場所，透過教育而增進較高層次的道德發展，並提供學生自我社會心理發展的契機，是身為教育機構的學校有能力勝任，而且是責無旁貸的使命。而教師應該要用愛的意志來陶冶個別靈魂，使學習者主動發展自身對價值的接納和型塑能力(王文俊，1974)。慈濟資深女性教師自身投入慈濟的志工服務活動，

透過靜思語教學引導學生品格與生命發展，創造學生心理社會發展的正向契機，她們不只具有「熱忱與關懷」，更從中不斷精進與省思，許多資深教師到全球其他慈濟分會或據點分享人文教育理念和靜思語教學方法，善盡教師專業的「倫理與責任」，提供當地教師增能賦權。她們在「認同中共榮」、「責任中展慧」、「專業中創價」、「包容中博愛」，正是師資生學習的人品典範(黃奕禎, 2017)，也可以作為師資生跨文化轉化學習的參考(Klein, 2019)。

伍、結語

上述的文獻彙整與分析指出，慈濟資深女性教師以「老師心、菩薩心」自勉，以愛付出與實踐，將教育工作視為教師的使命與永遠的志業。慈濟教師對於教育愛的詮釋，包括「熱忱與關懷」、「感恩與尊重」、「身教與精進」，在課程與教學、親師生關係和班級經營等教學行為展現教育愛。

本文的分析發現也呼應社會科學一些理論觀點，特別是 Brofenbrenner (1999)的整體(生態)系統的觀點，受訪教師所展現的教育愛實際上是多種內外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結果，包括參加靜思語研習營、聆聽證嚴法師的開示、慈濟志工的經驗分享、醫院志願服務和家庭訪視，以及學生及家長的回饋等。在這些內外環境的交互影響過程中，受訪教師認同慈濟的教育理念，並將靜思語的核心內涵加以內化，並轉化成為教學場域及自身家庭各種互動關係的基石，從而形成 Bourdieu(1990)所說的文化理解與實踐，並展現特殊的慈濟教育愛。這些結果雖然不容易複製，但卻是值得參考的教育範例。

教育愛關切的不只是個別教師的特質，而是整個文化生活的實踐要如何培養具有教育愛的普遍人格特質(葉彥宏、施宜煌, 2017)，慈濟教師從參與教聯會的教師社群中，透過靜思語教學探究品格教育的實踐策略，並由相互研討、實作分享和身教展現的行為中，不僅強化教育愛的信念，更有助於教學效能的提升。這個植基於真實情境的共學效應，可以促動教師效能的改變(潘慧玲、鄭淑惠, 2018)。藉由訪問與書寫歷程中的視域融合，研究者認為除了能深刻體會及理解慈濟「教育愛」的價值，也能創造聆聽者深化教育愛的實踐動能。

慈濟教育強調品格、生活與生命教育，但是，對道德觀的認知並不必然促成道德的行為，教導靜思語的「知善」與「行善」之間，有時仍存在著差距(許木柱、何縉琪, 2007)。這個難題是臺灣品德教育的困境之一，但是如同相關理論所建議的觀點，建構一個比較溫馨而關懷的教育氛圍，培養更多「雞婆」的教師具備包容與尊重，不僅可以提升親師生關係，甚至可以促進學生內化優質的道德觀與價值體系，也就是在實際生活中，透過熱忱、關懷和靜思語教學所建構的正向親師生互動，去實踐教育愛的理想。

參考文獻

- 王文俊(1974)。陶冶理想與教育動力：介紹斯勃朗格晚年思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集刊，16，51-66。
- 王秋絨(2015)。教師的教育愛與靈性領導。彰化師大教育學報，27，43-67。
- 王美華、吳和堂(2007)。國小慈濟教師教學信念與教學行為之研究。慈濟大學人文社會學科學刊，6，125-164。
- 李鎔偉(2001)。慈濟精神對慈濟教師生涯發展之影響研究—以臺北市小慈濟教師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新北市：國立臺北大學。
- 孫志麟(2009)。建立信心：教師自我效能七步曲。臺北市：學富文化。
- 教育部(2012)。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白皮書。臺北市：教育部。
- 教育部(2019)。終身學習的教師圖像。臺北市：教育部。
- 許木柱、何縉琪 (2007)。慈濟文化的實踐：教育人類學的觀察。收錄於Hsu, M., J. Chen & L.Meeks (Eds.),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of humanitarian Buddhism* (頁285-308)。花蓮市：慈濟大學。
- 黃奕禎(2017)。培斯塔洛齊農場上師培的春天：教育愛與新五倫觀點。教育評論月刊，6(7)，76-82。
- 慈濟大學秘書室 (2002) (編著)。良師之道——證嚴法師對於教育的開示。格言篇。臺北市：靜思文化。
- 慈濟基金會 (2008) 靜思語教學、期刊。2020年7月23日取自 http://www.tzuchi.org.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67%3A2009-05-09-04-43-26&catid=44%3Aeducation-about&Itemid=313&lang=zh
- 慈濟基金會 (2009)。大捨無求-慈濟教育志業簡介。2020年4月8日取自 <http://www.tzuchi.org.tw/about-us/2017-11-20-01-15-13/%E6%95%99%E8%82%B2/item/970>
- 慈濟教師聯誼會(2002a)。希望的引航師二——證嚴法師對教師的期許。臺北市：靜思文化。
- 慈濟教師聯誼會(2002b)。希望的引航師一——證嚴法師的教育理念。臺北市：靜思文化。
- 楊倩蓉(1995)。慈悲喜捨清淨愛，教師宏願育英才。慈濟月刊，346，60-62。
- 楊智穎(2016)。從懸缺課程的觀點探討師資培育課程的革新。課程研究，11(2)，1-17。
- 葉彥宏、施宜煌(2017)。探思 E.Spranger 教育愛理念對臺灣教師專業的啟示。臺中教育大學學報：教育類，31(2)，33-52。
- 劉佑星 (1999)。用生命擁抱生命——靜思語教學與人性化的班級管理。載於 1999 年靜思語研習營研習手冊。
- 潘慧玲、鄭淑惠(2018)。植基真實情境的共學效應：學習共同體促動之教師改變。課程與教學季刊，21(4)，121-150。
- 釋德侃 (2015a)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二〇一五年春之卷。臺北市：慈濟人文出版社。

- 釋德侃 (2015b)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二〇一五年冬之卷。臺北市：慈濟人文出版社。
- 釋德侃 (2016)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二〇一六年秋之卷。臺北市：慈濟人文出版社。
- Bloch, D. P. (2008). Complexity, connections, and soul-work. *Catholic Education: A Journal of Inquiry and Practice*, *11*(4), 543-554.
- Bourdieu, P. (1990). *The logic of practi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ronfenbrenner, U. (1999). *Environments in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Theoretical and operational models*. In S. L. Friedman & T. D. Wachs (Eds.), *Measuring environment across the life span: Emerging methods and concepts* (pp.3–28).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Fullan, M. (2014). *Teacher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al change*.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 Klein J., Wikan, G. (2019). Teacher edu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ractice programmes: Reflections on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and global citizenship.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79*, 93-100.
- Kremer-Hayon, L. & Zuzovsky, R. (2013). Themes, processes and trends in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 educators. In T. Russell & F. A. J. Korthagen(Eds.), *Teachers who teach teachers: Reflections on teacher education* (pp.155-170).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 Lincoln, Y. S. (1995). Emerging criteria for quality in qualitative and interpretive research. *Qualitative Inquiry*, *1*(3), 275-289.